

如何以【我将来是要做皇后的】为开头，写一篇故事？

（复仇向爽文，已完结，放心入）我将来是要做皇后的。从小我爹就这么跟我说。

后来我真的进了宫，新婚之夜，我就和皇帝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，别误会，不是那种冲突，而是实打实的你扇我一巴掌，我还你一拳头的冲突。

起因是他认为我穿的礼服，冲撞了先皇后，也是他的白月光。盖头还没掀，他就先来扯我身上的衣服。他弄疼我了，于是我也跟着上手了。

因此，听见响动进来的宫人，见到的就是我和皇帝衣衫凌乱，互相揪着对方，谁也不让谁的场面。

宫人们分开我俩后，皇帝一边擦着嘴边的血，一边气急败坏地吼：「朕要休了你！休了你这泼妇！」

宫人们看笑话似的望着我，我习惯了，自打进宫，我就是他们眼中的一个笑话。

01

入宫那年我才14岁，但因着我爹是当朝首富、又好巧不巧捐了一笔钱救了国难，皇帝许了我皇后之位。

然而我名为皇后，实际上并无统领后宫之权，皇帝对外的说法是我年纪尚小，不必过早为这些事情烦扰。不过我知道，是因为他不甚喜欢我。

早些时日，我曾京都别苑远远地瞧见过皇帝一次，他比我大了许多，但长得很好看，眉目英挺，兰芝玉树。

而我打小就被养在深闺，没见过什么男人，更别提能称得上青梅竹马的劳什子了。毕竟作为首富独女，我爹奇货可居，向来只认为天底下最尊贵的男子才配得上我。

倘若皇帝肯好好待我，说不定我也会喜欢他。可他另有心上人，就是宫里人人称道的貌美如花、温婉贤良的和贵妃。

用宠冠六宫一词丝毫不为过，因为他不仅给了她统领六宫的权利，就连祖制规定的初一、十五要宿在我宫里的日子，都去了和贵妃那里。

因此宫里的主子奴才都当我这个皇后是个摆设，时常对我和我的陪嫁丫鬟春桃拜高踩低。

只有和贵妃不同，她是唯一会按照宫规，每日来我宫里问安的人。

说是问安，更像是在代替皇帝照拂我，她给我带好吃的，还会跟我分享皇帝的喜好。若有宫妃在我跟前造次，被她听说了，

她也会罚上一番，替我出头。

她说她自打见到我的第一眼，就打心里喜欢，要将我当自个亲妹妹那般疼。还叫我不要怨皇帝，他不来我宫里，是心疼我。

真是人美心善，难怪整个皇宫的人都喜欢她。

春桃也这般认为，我之所以不受宠，是因为还未到承宠的年纪。她时常在我跟前念叨，「小姐，等你及笄了，和皇上圆房了，你就是这宫里名正言顺的最尊贵的女人了。」

终于等来了钦天监定下的，适合帝后圆房的所谓的佳期良辰。

一大早，内务府就来了许多内侍，用红绸将凤藻宫的牌匾柱子都裹了个遍。紧接着，各宫都派人送来了恭贺的礼物。最后是皇帝的赏赐，呼啦啦堆了一屋子。

和贵妃最晚来，带来了一套十分别致的大红衣裙，并且亲自替我梳妆。她一边梳妆，一边目不转睛盯着铜镜中的我，由衷地感叹：「妹妹真是玉姿仙容，如此娇花一朵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好生怜惜你。」

我假装害羞地低下头，任由她替我盖好喜帕，轻笑着退了出去。

屋内龙凤喜烛烧得正旺时，皇帝的脚步声响起来，我照例只能透过喜帕的缝隙，瞧见他脚上那双用金线绣了龙纹的红面白底的靴子。我看见它先是在一丈开外处顿了一下，很快又飞速向我走来。

正当我在思考嬷嬷教我的要跟皇帝说的第一句吉祥话时，我的盖头被猛然掀开，紧接着一个响亮的耳光将我打倒在地。

皇帝揪住我的衣襟，气冲冲地喊：「你有什么资格、有何脸面学她穿留仙石榴裙，梳这双环望仙髻？」

她？她是谁？我半边脸肿胀起来，疼得我火冒三丈，然后就扭打在了一起，直到宫人分开我们俩。

春桃见我这副模样，抖着身子跪在我前面，伸开手挡住我，哭着说：「皇上，主子年幼不懂事，有什么事冲撞了您，您要罚就罚奴才，哪怕是要奴才的命也行！」

皇帝冷笑：「她要是冲撞的是我，也就罢了。可她偏偏冲撞了那个她最不该冲撞的人！来人，陈氏玉仙寡廉鲜耻，冒犯先皇后遗容，着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！」

02

我其实不太在意皇后这个身份，反正离开皇宫，等着我的还有无数良田庄子商铺可以收租。总之，去哪，都比待在皇宫里自由得多。

我来这，不过是给我爹一个面子，毕竟从小到大他念叨那么久了，我不忍心让他觉得他宝贝女儿没过上天下最尊荣的日子。

因此，皇帝走后，我就拉起春桃，要她动手打包我带进宫里的陪嫁。

春桃先是一愣，随即抹了一把眼泪道：「就是，小姐，咱回家去，不在这受这窝囊气。不过和贵妃害你的事，一定不能这样算了。」

那是自然，原本我就只当她是个解闷的，待她与旁人不同。敢情她是戴着面具跟我套了一年的近乎，就为了布局今日陷害一事。

想到这里，我从包袱里拔出一块拳头大的金裸子，给她使了个眼色：「叫胡来喜去打问一下这事的来龙去脉。」

胡来喜是我宫里的内侍总管，颇有些手段，不过先前我从未拉拢过他，他也就做了凤藻宫里的一棵墙头草。好在我向来觉得忠不忠心无所谓，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。

春桃接了金子，朝门口去了。

我则给自个儿斟了杯酒，就着小菜，一口酒下肚，眯着眼想这几年的宫廷生活，是过得太佛性了点。

一早知道圆宫的人都嫌弃我出身低微，加之我本来嫌弃人事复杂，拉帮结派的事，向来都看不上眼。

和贵妃大抵就是看上这一点，认为我在这宫里孤立无援，欺负了就欺负了。也许是因为她不知道，不喜欢拉帮结派的人，恰巧说明对方有单打独斗的实力。

来喜很快和春桃一道回来了，春桃低声说，她去的时候，来喜正在跟一个面生的小太监飞快地说着什么，她没听清。

而来喜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喜悦，我想一半是因为得了一块能置办百亩良田的金子，一半是因为他刚得了一个能向我投诚的消息。

来喜跟我问安：「皇后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」磕头磕的很响，虔诚的就像是在拜庙。

我一臉天真地看着他说：「来喜公公，把你知道的事都跟玉仙说说吧，往后再有什么事，也好避着些。」

来喜理了理袖子，笑着站起身来：「刚才刚才得的消息，皇上从咱这儿走了之后，径自去了和贵妃的燕雀宫，贵妃笑吟吟地出来接，被皇上当心窝一脚踹翻在地。然后是好一通打砸，还指着和贵妃鼻子骂了一通『和卿月，朕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眼下的地位，因着谁得来的，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居然也敢跟着那群无知的女人一样，肖想着替代她？朕今日就告诉你，朕的皇后，朕的妻，只能也只会是她一人！』」

来喜颇有表演天分，人物语气学得实打实的像，大概是想起我的身份，又立即噤了声站在一旁。

我摆摆手，表示没关系，不管皇帝认不认，我也坐在了皇后的位置。再说，我也没他们想的那般稀罕这个位置。不过他在我之前处置了和贵妃，算不算先发制人。

「皇上离开燕雀宫之前，下令褫夺了和贵妃的封号，将她贬为采女，禁足在宫里。圣旨不到半个时辰就送到了燕雀宫，这会儿整个燕雀宫都哀声一片。」来喜接着说道。

这处置，听上去有点严重，可说到底都是皇帝嘴里一句话。今天能贬，明儿就能提拔回来，不可当真，说不定这就是皇帝跟和贵妃唱的一出双簧。谁都知道，皇帝迟迟不愿跟我圆房，才有了钦天监定下的劳什子佳期良辰！

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一个和贵妃，凭着跟先皇后的关系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那这先皇后得是多厉害的人物？

我转头看了春桃一眼，对来喜说：「皇帝走的时候也说要贬我为庶人，怎的这会儿了还不见圣旨来？要不你再替我跑一趟，看看圣旨什么时候来？」

来喜似乎在我脸上看不出任何悲伤的痕迹，忽地又跪倒在地：「皇后娘娘，自古废后是事关前朝后宫的大事，岂容我一个卑微的奴才置喙？」

我说：「那好吧，我们等着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这里也没什么外人，公公你再把先皇后的事也跟我说说呗。」

来喜继续低着头，嗫嚅着道：「奴才进宫比较晚，只知道先皇后打小就跟皇上熟识，婚后两人也很恩爱。要不主子你再等等，奴才想办法让你跟和……采女见一面，她与先皇后曾是闺中密友。」

我点点头，示意他先下去。我不信来喜不知道先皇后的事，他只是不敢说而已。

不过，看来废后的事，皇帝一个人说了也不算，于是我让春桃收好包袱，去睡了。

03

我到底没等来废后的圣旨，反而等来了皇帝将从和贵妃那里收回的统领六宫的权利，连同象征皇后身份的凤印一同给我送来了。

春桃松了口气，这算是皇帝正式认可我了。

来喜大抵觉得我这人好相与，不等我问，就快嘴快舌的将打听来的，这几天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说给我听。先是皇帝让人拟了废后的旨意，还未正式下诏，在和几位朝中重臣商议时，就遭到了一致反对。

为何反对，猜也猜得到，与北戎的交战正在进行中，什么时候能打完这场仗，后续还需要多少军费暂且不说。单论咱们陈家是主要的军需供应皇商，就不应该动我。

最重要的是动我就相当于将「忘恩负义」几个大字贴在皇帝的脑门上。当然，这话没人敢明说，但皇帝多聪明，自然是能咂摸出来。

皇帝相当气愤，掀翻了桌子叫众人滚，他说他不信朕的万里江山，就筹措不出这点物资？

几个人齐齐跪下，「国库空虚，请皇上三思！」

国库确实空虚，这全赖皇帝那个败家的爹在位时，穷奢极欲，大兴土木，广修宫殿寺庙，挥霍无度。把国库的钱折腾完了，

才将皇位传给皇帝，还当了几年太上皇，才因炼丹不当把自个儿作死了。

皇帝即位时，国库里没剩几个铜板了，发给官员的薪俸都是折的布匹薪碳米粮什么的。恰逢荒年，官员也不愁手里的东西变不了钱。可税收难呀，百姓在多年苛捐杂税的压榨下，已身无长物，食不果腹。

皇帝登基后，为了恢复民生，下令多地免税三年，估摸着眼下的万里江山，真不能给他什么底气。

而北戎好巧不巧在这时大举南下，打算趁着中原领导班子换届，新皇帝根基不稳之际，好好来捞一把。

北戎侵扰本就是皇帝还在为太子时期的心病，此事一出，他铁了心要北上抗戎，将其赶出关外，永绝后患。要不是因为军资，他贵为一国之君，也不至于憋屈到要迎娶我一个商户之女为后。

听说那几天，皇帝的钦安殿灯火长明。朝臣们也纷纷上奏，不谈其他，就谈帝是天，后是地，咱大郢朝两年之间中宫两易，于江山社稷无益。

这不，想通了的皇帝就坡下驴，直接将凤印给我送来了。

前脚，我刚拿到凤印，后脚，就收到我爹要入宫拜会的消息。说是将士们的冬衣已制好，他来宫里向皇帝请运送御批，顺道来看看他的小女儿。

哦，我忘了说了，我虽是首富独女，但我上头还有三个哥哥，分别给我娶了一文一武一亲王家的女儿当嫂子。哥哥们虽没有在朝为官，但在各行各业都颇有建树。

我得了消息，便让宫里人摆好桌子等着。

来喜十分不解，问我：「国丈大人要来，咱就算不去御膳房传膳，好歹得让自个儿的小厨房备下点酒菜吧。在庭院中摆几张空桌子算什么事？」

春桃将他拉到一旁说：「公公你等着看就是。」

很快，我爹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长串捧着食盒的婢女，一会儿功夫，凤藻宫庭院的桌子上，就摆满了各种吃食。

我爹招呼一众官人坐下吃饭：「老朽听仙儿说，各位都对她颇为照拂，加之今儿又是小女大喜，便特地备下了各位家乡的名菜，以答谢你们对小女的关爱。」

一众官人看着婢女们揭开食盒，端出一道道精美的菜肴时，都惊得目瞪口呆。也是，这些食材，纵使他们在家乡，也不定有那银钱去置办。

我等他说完，搓着手拉住他的衣袖问：「我的呢？」

他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「闺女，前几天的事，爹都知道了。今儿，爹就托个大，做东请我的皇帝女婿吃个饭。你们的饭菜，当然得现做才行。」说完，他示意管家领着厨子，带着食材去了小厨房。

春桃立即让来喜拿了牌子去请皇帝了。

「走，咱爷俩聊聊去。」

待走进殿中，他声音都变了：「仙儿，还疼吗？」

我瞅见他鬓边都有了白发，笑着说：「爹，我没事，你女儿皮着呢。」
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沉声道：「仙儿，这事怪爹，当初只想着我女儿已经有了天底下第一的富贵，也得有天底下的第一的尊荣。才会拼了命都想把你送上皇后的位置，谁曾想让你受了这般委屈。」

我摇摇头说：「不委屈，爹，一点都不委屈……」

可他还是红了眼，不住地长叹，「爹也想过，他要废你，将你接回府就是。可是你娘一句话点醒了我，你都当过皇后了，往后谁还敢娶你。也是，我的女儿，怎能孤独终老呢？所以，这皇后你还得当着，不仅得当，还得好好当……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对了，你把这个收好，今晚会用得着。就寝时，让春桃撒一些在香炉里。」他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我，说着，他慈爱的望着我：「爹的女儿，终于要长大成人了。」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怕他不能护我一辈子，也怕我再度受委屈。我接过盒子，细心收好，对他说：「爹，你放心，陈家的女儿，不会平白让旁人欺负了去。」

是夜，皇帝留宿凤藻宫，帝后圆房。往后初一、十五他都循例来凤藻宫，三个月后，我有了身孕。

04

皇帝虽年近三十，但勤于政事，疏于后宫耕种，加之先皇后多年专宠，也未诞下子嗣。到目前为止，皇帝膝下只有一个还在牙牙学语的小公主。

因此，我这一胎，可是全天下百姓都盼着的皇帝的嫡子。就算不是儿子，嫡公主的诞生，也是国之大喜。循例，皇帝要给我娘家人加官进爵，大犒封赏。

一般这种封赏，可以是实权，也可以是虚名。算算时间，皇帝和大臣们的讨论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

于是我挺着肚子，让春桃提了食盒，主动去御书房找他。

皇帝也不含糊，直接把拟好的旨意，递给我瞧。说实话，自打我怀孕后，他开始有点当相公的样子了，时常会来我宫里坐坐，我的吃穿用度他都会亲自过问。

果真不出我所料，基本上都是虚职，给我爹上了个一等国公的封号，大哥是户部员外郎，一个从五品；二哥是巡城坊坊司正，虽更不入流，但好歹跟我家生意有点利害关系；三哥大抵是沾了他岳丈在军中的光，得了个景城副指挥都使一职，与大郢和北戎交战之地不过百余里之隔。

好家伙，这是要把我家给拆分了呀。

我飞快地瞟了一眼，就将折本还给他道：「看得头疼，也看不懂。」

皇帝满意地笑了，一一替我解释过后，又说：「你爹爹和兄长，原本都无仕途经历，若一次加封太过，恐于声名不利。」

我就呵呵了，自古以来，皇帝都要通过加封皇后母家来巩固自己的势力。你这忌惮得不要太明显了好吧。

我摆摆手道：「政事上的事，皇上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只是我三哥和三嫂恩爱得很，三嫂又怀有身孕，无法跟着三哥去那边境之地，就这样硬生生把小两口分开了不太好。」

「皇后的意思是让谁去？」

我顿了顿道：「让我爹爹去吧，听说军中时疫流行，我爹不是领命筹措了一批药材吗，趁此机会，就让他送药去边境。况且他是国丈，是我肚子里龙裔的外公，他去，更能振奋军心。」

皇帝眸光转了转，「此去千里之遥，你爹年纪大了，身体可吃得消？」

他怕我爹不肯领命，毕竟在他眼中，我陈氏一门三兄弟，也不及我爹一个人在京都的影响力大，不然也不会只给他一个封号。

我垂眸道：「他最疼爱我了，若是皇上你开口，爹爹一定会办好这件事的。」

「好！」皇帝大笑一声：「那朕就封他镇北将军，兼领钦差大臣，替朕北上劳军。」

镇北将军，正三品职位，也有实际领兵之权。看皇帝的意思，我爹不懂行军打仗，去之后是论功行赏还是问责处置，全凭他的心意。

他大概不知道，名满天下的四海山庄，搜罗了天下奇人异士，其实我家豢养门客的地方。先皇在位时，遭奸臣陷害的一大批文臣武将，都曾倚靠陈家在此获得庇护。

临走前，我又无意提了一句，我三哥喜欢各式军用器械，皇上你可以让他去管皇城巡卫司的仓库。

我知道他不会拒绝，毕竟三哥的岳丈就是统领皇城巡卫的都督。

旨意颁下后，我被恩准回府替我爹送行。这一次，他看我的神色，再无先前的担忧。

我去的时候，他正在试穿将军的战甲，一身戎装，精神矍铄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「爹这一走，就要等到我女儿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了。不过，爹的宝贝女儿长大了，用不着爹爹操心了。」

看来他很满意我交给他的答卷。

上次谈话，他虽未言明，但我知道，他在告诉我，当好皇后，尽快诞下皇子傍身，他和哥哥们会是最得力的后盾。

05

转眼隆冬至，我肚子已经高高隆起了。难得大雪初晴，春桃扶我去御花园散步，说是那里花棚搭了一树海棠花，开得正艳。

宫人们提前清扫好了大雪积封的路，为我防滑跌，还特意铺了一层毛毡。谁知，看花回来的途中，还是差点出事。

肇事者是我许久未见的和贵妃，不对，应该是和采女才对。听说她一直在燕雀宫苦等皇上回心转意，渐渐的，神志不清，患上了失心疯。整日模仿先皇后的衣着妆容，在宫里唱唱跳跳。

难得她疯成这样，还记得我是她的仇人。这不，宫人一个看管疏忽，她瞅准了机会就跑了出来，恰巧在御花园撞见我，一个猛冲，就将我扑倒在地。

好在来喜反应快，一下子垫在了我的身下，我才不至于摔伤。而和采女却越过我，直接摔在了冰冷坚硬的石板上，磕得满嘴是血。

来喜没认出她，伸手想打，被我制止了，将她带回了宫，命人替她好生梳洗了一番。听说身上长了不少虱子，看来皇帝是真的厌弃她了，也没少受宫人的磋磨。

我去瞧她的时候，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，看见我来，眸光忽的变冷了，扔下手中的鸡腿，作势又要朝我这边扑。可身子还未离开凳子，就被身后的内侍捉住了。

春桃呵斥她道：「采女当初陷害我家小姐，这笔账是小姐大度，没跟你算呢。今儿你又冲撞了她和龙裔，论罪当诛，还不肯安分么？」

春桃说的有点不对，是我这段时间太忙了，无暇顾及她。想着皇帝要护就让他先护着，等我大局定下，再回过头来收拾也不迟。

和采女闻言，狠狠啐了一口：「你们主仆少在这里一唱一和，猫哭耗子假慈悲了，要不是她，我会沦落到今天这个鬼样子？」

我和春桃对视一眼，这里边还有文章呀，于是找了把椅子坐下，嗑着瓜子听她的下文。

原来皇帝真的打算过段时间，便寻个名目恢复她的位分，为此她不惜让出抓在手里的凤印和统领六宫之权。可谁知，一封密信，彻底将她陷入绝境。

这事得从我爹爹筹谋要将我送入宫中开始说起。

北戎大举南侵时，风头很盛，曾一度逼近中原之地。彼时，朝堂民间慌作一团。皇帝很清楚，国库空虚，军备不足，是大郢将士连连溃败的根本原因。于是他听从臣子建议，向民间募集军资。

我爹爹就在这个时候，适时登场。他表示，他可以负担此次出征的军资，但条件是皇帝要将我纳入后宫。

皇帝没有丝毫迟疑，当日就下了圣旨，要接我入宫。可我爹似乎并不满意他给的贵人的位分，假托我身体不适，让宫使回去了。

之后，皇帝的旨意下了许多遍，予我的品阶也越来越高，但我爹依旧岿然不动，直到先皇后暴毙。皇帝在悲痛之余，才下旨迎我入主中宫。

原本该一切从简的先皇后丧仪，也操办得十分隆重，算是全了皇帝的爱妻情深。

这些事我全不知晓，一直以为先皇后死的太是时候了，也一度认为，皇帝下的第一道旨意就是封我为后的那道圣旨。

可以从采女的叙述语气，和皇帝对我的冷落表现来看，他似乎把先皇后的死怪罪到我头上了。

她呵呵冷笑着：「你这一副天真无邪的好样貌，可真是具有欺骗性哪。也是，要不然皇帝怎么会觉得你好拿捏，让我出手辖制你。」

看来圆房那晚的陷害我没猜错，还真是他俩唱的一出双簧戏。我继续嗑着瓜子问她：「那后来是怎么出的差错？」

她眼冒火光，嘶哑着嗓音喊：「装什么无辜，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封揭露我毒杀先皇后的密信是你送的吗？」

哦，我现在理顺了，她落到今天的地步，还真跟我有些关系。不然，以和采女如今跟皇帝结盟的地位，谁敢送这样一封密信

给皇帝。

说起来真讽刺，皇帝眼里的一对好闺蜜，为了权势和地位，其中一个毒杀了另一个。可惜，就算是死了，那人还是他心口的一颗朱砂痣，谁也替代不了，关键是半途还杀出我这么个程咬金。

这时，小家伙在踢我肚子，我摸了摸肚皮，对和采女说：「你还有什么愿望，一并说了吧，看在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故事的份上。」

她直勾勾地盯着我肚子，忽然恶毒的笑了，一长串的哈哈哈哈哈，一直到喘不过气都不肯停下来。

我皱了皱眉，伸手让春桃扶我离开，临出门前，身后传来她鬼魅般的声音：「你以为，他会让你平安生下这个孩子，做你的依靠吗？」

06

和采女死了，是自戕，用自己的腰带，把自己悬挂在了燕雀宫的房檐下，就在地从我宫里回去的当晚。

一时间，宫人都在传，说是她冲撞了我，然后被我逼死了。

皇帝来时，我正坐在美人榻前出神，瞧着园子里火红的一树梅花，回想初见和采女时，她一袭华服，袖口和领口就绣着瓣瓣梅花。

皇帝的神色隐有悲痛，这倒让我有些看不懂了，死的可是他的杀妻仇人。他看着我，轻声问：「你没事吧？昨日来了军报，朕和相国他们商议事情，下令任何事情不准通传……」

言下之意，他不知道我被和采女冲撞一事，也许知道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，不方便来打扰我。我摇摇头说：「没事，只是受了点惊吓，御医已经来瞧过了，孩子无碍。只是和采女……」和采女你要怎么处置？

按照大鄢律例，和采女自戕已是戴罪之身，再加上冲撞龙子这一条，怕是要累及家人。

皇帝将眼光移到别处：「月卿和诗诗是同一天进的府，诗诗为正妃，她为侧妃。只不过我与诗诗相识于少时，所以冷落她的时候比较多，可她从来不多不抢，就那么静静地伴着诗诗，替她分担打理府中的事务。」

诗诗是先皇后的闺名。

「那时候，朕还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遭受着诸多欺压。可不管多晚回府，府里都有人候着。那是母妃去世后，朕度过的最温暖的时日。可慢慢的，一切都变了，这种改变，朕也说不清是起于什么时候，大概是太子时期，也可能是在朕登基为帝之后……从前的那些明目张胆的欺压，变成了波诡云谲的算计，许多只眼睛，都盯着朕背后的那张龙椅。」

皇帝神色十分疲倦，一种由内而外，身不由己的倦意。

我就那么看着他，静静地听着，内心有些好笑，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？毕竟皇帝只有一个，而至高无上的权利人人想要。

皇帝继续说着：「朕虽然罚了她，但从没想过让她死。如今她死了，朕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」

你是没想过让她死，只是想让她活着受罪。和卿月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就那样生不如死地囚着她，若不是备受煎熬，何苦来我这求个痛快。

「死者为大，那就好生葬了她罢，看在地尽心尽力地服侍皇上你这么多年的份上。」我微笑着，从了皇帝的意愿。

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朝我走过来，俯下身，干燥而温暖的手掌抚上我的脸颊，呼吸间喷薄着醉意。他问：「皇后，往后朕的心事，能说给你听吗？」

我从未见过这般柔顺温情的他，心跟着颤了一下，听见自己用很轻的声音答：「当然。」

和采女死后，后宫愈发显得空虚，不久，我张罗着给皇帝选了一次秀。新近的宫人，很守规矩，每日到我宫里的晨昏定省，一个也不曾落下。

我安排送去的牌子，皇帝精力有余的时候，也会宣召她们去侍寝。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宿在我宫里，什么也不做，一人拥着一床被子，纯聊天。

与北戎的战事，也在有序的进行着，我爹去后，取得了几次小捷。

皇帝很是高兴，说是按照目前的境况，明年春天就可以扭转战局了。甚至有一次，还当着宫人的面抱起我，大笑着说我们母子是他的福星。

帝后和睦的佳话，再度被世人传唱着。

一转眼，春天到了，桃花凋尽时，大郢对北戎的战事，进入了最后决胜阶段。皇帝亲自下令，让我爹全权统领北境全军开拔，追击北戎军队。

四月中旬最后一天，我临盆了。

皇帝不在宫中，他跟随钦天监的人，去北郊相国寺祭天祈祷了。只留了他身边的大总管霍全带着一众稳婆和御医守在我宫里。

稳婆跟霍全汇报说我难产，问保大还是保小时，霍全尖着嗓子，带着哭腔喊：「这我怎么知道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龙子，都是祖宗，哪个出事，咱们都人头不保呀。」

如此一来，稳婆们都不敢下手了。只是端着御医开的参汤，让我多喝一点，可我疼得直打哆嗦，一滴也没喝进去。

春桃急红了眼，嗓子都吼哑了，我勉强抓住她的手，咬着牙说：「叫她们都出去，只留你和来喜守住我，到了这个份上，就只看老天爷给不给活路了！」

寝殿门开的时候，一个炸雷响过，我看见闪电照亮了一众陌生的，面无表情的脸。

和采女的那句：「你以为他会平安让你生下这个孩子，做你的依靠吗？」像是一个诅咒，反复回响在我耳畔。

07

她说得对，皇帝是故意挑这个时候去祭天祈福的，因为保大还是保小，只有他才有决定的权利。

倘若他在宫中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保大，毕竟我爹此刻统领着三十万大军。更或者，去母留子，是他一早就想要的结果。为此，他不惜陪我演了那么久的伉俪情深的戏码。

想到这里，我冷笑起来。

春桃和来喜跪在我身边，吓得哭起来：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可别吓奴才。」

我摆摆手，对春桃说：「现在听我说，这宫里一切我做主，保大，听明白了吗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，只有我活着，你们才有活路！」。

他们先是一愣，连连点头。

「春桃，你去柜子里取几根人参，叫福安把小炉子搬进来，看着她熬参汤。来喜，你去太医院，务必找到那个叫小沈子的看门小太监，他进宫前曾跟随民间一个老郎中当过学徒。把我的情况说给他听，向他讨个法子。」

那个小沈子，在太医院不被待见，受罚时我曾出手救过他，是个很纯真的少年。

新的参汤端上来了，我喝下去后，感觉肚子里的孩子也有些力气，新的痛楚袭来。春桃惊叫着：「手！手！娘娘，孩子的手先出来了！」

那确实是胎位不正了。

想着门外一众任我生死由命的人，恐怕要让期待去母留子，继续利用我陈氏一族财力物力的皇帝失望了。

「再给我来碗参汤。」我强迫让自己不要慌神，在心底默念：孩子，你若能陪着娘闯过这一关，娘一定好好待你！

来喜回来了，带着一身料峭的春寒，他扑通一声跪在我身前，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：「主子，得罪了！春桃，去备一碗盐水来。」

随后，他净了手，深吸一口气，走到床尾去……

当黎明的第一丝光线照到窗棂上时，一声婴儿的啼哭，打破了殿外的死寂。

春桃泣不成声：「娘娘，是个小皇子，手脚都全乎着呢，你听，哭声还挺响亮。」

殿门打开了，宫人相互奔走着传告喜讯。

我看着那个粉嘟嘟的婴儿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很快皇帝回宫了，一并带回来的还有边关加急的火漆军报，他满脸喜色：「皇后，朕今日是双喜临门，边关大捷，喜获麟儿。」

他笑得合不拢嘴，是真的高兴。

那一场险些累及我性命的生产，我没让人提及。因为知道，即使我不说，也会有人说给他听的。

第二天，随着嫡长子诞生之喜昭告天下，雪花一样的奏章飞上了皇帝的案头。

第三天，臣子们认定大军能击溃北戎主力骑兵，并且将北戎族驱逐到北漠之地，是小皇子降生带来的祥瑞。众口一致，请求立小皇子为太子。

皇帝想也没想，便答应了，为表对小太子的喜爱，给他赐名为宸。帝王的守护星，天下之主身份的象征。

圣旨传到凤藻宫时，小沈子刚刚在那日太医院给我熬参汤里，嗅到了能致产妇血崩的鸡血藤。我面无悲喜的替小太子接了旨意，目送他被乳母抱去皇帝那里，顺口对霍全说了句：「我有些想念家人，劳烦公公跟皇上说一声，能否宣我兄长和嫂嫂来宫里一叙？」

霍全对我有愧，连连应下：「娘娘的话，奴才一定带到。」

我知有他周旋，这事定能办成。按例，除了双亲，我不能随意宣召亲族，更何况还是在月子期间。

果真，不久，三哥和几个嫂嫂进宫来了。

皇帝也来小坐了一会儿，说是我大哥二哥因公外出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不过，等你爹爹凯旋归来，朕定让你回府和他们团聚一回。

我含笑着答谢他的恩典。

他临走时，借口有人呈了一种新式臂弯的图纸，听说三哥精通军械器具，邀他一同去参看一番。

我面不改色的跟他告辞，看着他身姿挺拔，走入暮春的雨幕中，渐渐被如烟似雾的雨幕给淹没了。

三嫂瞧我出神，还跟我打趣：「娘娘和皇上还真是恩爱甚笃，才离开就舍不得了。」

我笑了，招呼她将我的小子抱过来我瞧瞧，他只比我的家儿大一月，一样白乎乎的，又胖又软。

我一边逗弄他，一边吩咐春桃：「去把前几日皇上从相国寺里带回的，弘法大师加持过的小被子给我小子取一件来，这孩子虎头虎脑的，就拿那件绣着百兽之王的给他。」

春桃取出来，我就亲手换下孩子襁褓的，将小被子给他包上，小家伙乐呵得不得了。

待送走家里人之后，天色已向晚，但雨已经停了。我对春桃说：「要变天了，我爹回京的路，会好走得多了。」

08

转眼五月端阳至，恰逢睿亲王回京都省亲，他是皇帝唯一比较亲近的、还健在的兄弟。因此他直接带着睿亲王参加了我们的小家宴。

小家宴只有我、皇帝、睿亲王三人。

按照皇帝的说法，他们的娘亲都不在了，而我是他的妻，我们三人便是至亲了。

睿亲王尚未娶亲，年方二十二，他母妃曾是美貌动天下，宠冠后宫十三年的骊妃，睿亲王也实打实地遗传了骊妃的容貌，面如冠玉，唇红齿白，一颦一笑恍若画中仙。

毫不客气地说，纵我已为人妇人母，还是看得失了神。

皇帝是真的喜欢这个弟弟，哈哈笑着：「皇后，朕这弟弟，生得如谪仙一般，仰慕者无数，却偏偏没有能入他眼的姑娘。长嫂如母，如今这择亲一事，便交给你这个皇嫂了。」

我用手帕捂着口鼻，轻咳了一声道：「皇上交代的事，臣妾一定勉力做好。明儿就以我的名义，要世家呈上待字闺中女子的画像，只是不知道睿亲王喜欢哪一类的女子？」

睿亲王丝毫不避我的眼神，笑着说：「皇嫂可以先把画像收上来。」

皇帝也说：「对，就这么办，皇后你先下旨要世家女子的画像，沐恩这段时间就住在宫里。到时让他来你这儿看看画像，

然后再举办个赏花会或者诗会什么的，邀请她们来宫里，瞧瞧真人。不过你得当心人太多，挤破了你的凤藻宫。」

难得的亲近，难得的妙人。

当晚睿亲王一走，整个凤藻宫的女眷都在失神，就连春桃给我卸妆时，都不小心扯断了我几根头发。

我忍不住感叹：「我原本以为皇上就够好看了，没想到还有睿亲王这般神仙一样的男子存在。」

春桃接话：「是呀，当真是月容仙姿，不知道哪家姑娘会这么有福气，会被他选中。」

我转头看向她，问：「你当真以为皇帝是在给睿亲王择亲？或者睿亲王真的有按自己喜好择亲的自由？」

春桃懵了：「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我哈哈一笑：「他是皇帝唯一健在的胞弟，堂堂亲王，二十好几没娶亲，就连个侧妃通房都没有，正常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先皇议立太子时，最属意的人不是皇上，而是睿亲王。」

至于后来为什么选择皇帝，是因为先皇还想多当几年太上皇，而睿亲王母族势力和拥趸者太多，于太上皇有威胁。

皇帝若真疼这个弟弟，便不会在登基之后，急不可耐地削弱了驸妃母族势力，还将那些曾拥护过他们母子的朝臣，一贬再贬。

「小姐的意思是皇上心中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？」

我抿嘴一笑，「是的，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人，一个能帮助他实现三皇五帝明君梦的女人。所以说啊，睿亲王不是来娶亲的，而是一把来取那个人的命的刀！」

春桃失笑：「那我倒是挺好奇这女子是谁了？」

那之后，皇帝忙于政事，鲜少踏足凤藻宫。我也按部就班地忙起了给睿亲王选亲的事情，按照皇帝交代的意思，先下旨要画像。

果真如他所言，画像多得我的案几都放不下了，书房里不得不摆满了桌子来堆放京都所有适龄少女的画像。

那几天，睿亲王和我几乎每日都困在书房看画像。最终挑出二十幅画，又因开赏花会还是诗酒会，讨论了好几日。

直到五月十五大端阳，才邀请了一众贵女入宫赏荷。

没我什么事了，放松下来的我，多喝了两杯雄黄酒，觉得头晕，就去了太液池旁的赏景阁小憩。

迷迷糊糊间，感觉有人在解我的衣带，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睿亲王那张绝美的脸。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「王爷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」

他腮边一团红晕，更显眉目如画，眸光也十分真诚：「皇嫂，实不相瞒，外边那些胭脂俗粉沐恩一个都瞧不上。皇嫂，沐恩

只喜欢你，从第一次见面后，一分开就思之如狂！皇嫂，求求你，帮帮我……」说着，他双手又急切地攀上了我的衣襟。

我眸光一冷：「你是该求我帮你，因为你皇兄不管许了你什么条件，一旦他带人进了这个门，你和我都得死！」

他手一顿，满眼惊讶：「你都知道了？」

是啊，我一早就知道，生产时去母留子没能让皇帝如愿，他必定会有下一招。只是没想到，他会这般急不可耐，不惜让胞弟来勾引自己的妻子。

捉奸在床，皇后失德。届时哪怕是我爹有抗击北戎的功勋，也抵不过我这天大的罪孽。

09

皇帝来时，我和睿亲王正罗衫满地，勾肩搭背地睡在榻上。

他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扬手一个耳光就要打在我脸上，一个「贱人」还未说完，就被翻身而起的我，一把弯箭抵在腰间制住了。

他先是一惊，继而反手想来夺我的弯箭，被我呵住：「皇上，我三哥亲手改良的臂弯，效果可是你亲眼看着检测过的，嗖！轻轻松松能洞穿一头肥猪胖硕的身体。」

「你……你没睡，朕明明在门外就闻见了迷烟的味道。」皇帝制止了门外的侍卫。

我呵呵一笑：「一样的味道，不一样的配方，所以他还这么睡着！」我踢了一脚睡成死猪一样的睿亲王，一脸嘲讽，「你知道吗？他还给了我一颗解药，因为我说等家儿登基为帝，他就是摄政王。两相权衡，他选择了相信我，毕竟孤儿寡母，没个王爷做支撑，很难立足是不是？不过还得感谢你，才让我得以将你们一网打尽。」

「疯子！你这个疯女人！」皇帝咬牙切齿。「霍全，皇后要谋反，传皇城巡卫司！」他趁我不备，解下腰间的牌子，扔给门外的霍全。

我没动，也没有人去拦霍全。

我只需要把持好他这个人质就成，他却以为我是狗急跳墙。

等人来的空隙，我们夫妻俩好好聊了聊心事。

他说自从他的诗诗死了，他逼不得已下旨迎我入中宫时，他就对我起了杀心。他不容许他的皇后母族势力太盛，自古外戚专权，都是皇权统治的一大祸患。

我说你真是又当又立，老子带着巨巨巨大的陪嫁嫁给你，还要被你睡，还给你生了娃，你却从始至终只当我是个能物尽其用的东西。

你太特么渣了。一次没杀着，还有下次，我能有今天，都是被你逼的。我就算不护我自己，也得护着我背后的亲人。人毕竟是人，不能太狼心狗肺了不是。

他呵呵一笑，骂得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朕会留你个全尸。你以为就辖制了朕一个人，你就能赢，别天真了。朕可还有三万皇城巡卫司！

我没出声，因为听见了外边响起来杂乱的脚步声，看见是霍全带着宫里的守卫跑来了，皇帝面露喜色。

可霍全却神色慌张：「皇上，不好了，皇城巡卫司的军械库着火了……大火烧红了眼，我去的时候，巡卫司和城防司的人正在打架，大概就是无人顾及，陈……陈将军带着两万北境军入了皇城，说是奉……奉皇后旨意……」

皇帝脸色铁青：「什么旨意？」

「睿亲王意图谋反，帝后受挟制，请陈将军领兵勤王。」我替霍全接口。

大郢律例，皇帝处于险境时，后可下诏授意将军调兵。一般情况下，将军听还是不听由自己做主。

可陈将军一定会听，因为他是我亲爹呀。

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前日探子才报过朕，陈将军至少还有半月才能进京。再说，朕一直防着你向宫外传召令，就连你三哥他们进宫省亲，朕都提防着。诏书……诏书什么时候传出去的？」皇帝一脸不可置信。

我说：「皇上可曾听说过衣带诏？那封诏书，就藏在我赐给侄儿的襁褓中。至于我爹为何神兵天降，你那么聪明怎会不知，

毕竟奉诏进京授勋有五万人，而我爹带进宫的才两万人而已。」

按照大郢律例，大型战事后，立功的将士可回京授勋，然后再奉诏安置到地方。只能说，一切都刚刚好，他的算计最终落了空。

尾声

大郢丰成十年，皇帝驾崩，年仅三岁的太子宸登基为帝，改元庆和。太后陈玉仙垂帘听政。

我当然没蠢到立即杀掉皇帝，而是给他服了毒，让他沉痾在床。再借他之手，斩杀了谋反的睿亲王，以及那些可能成为我们母子潜在威胁的朝臣。

因此皇帝驾崩时，大郢的百姓都以为是他遭遇兄弟背叛，急怒攻心病倒的。

只有我知道，因为最后那碗毒药是我亲手喂给他的。

顺便告诉了他一个秘密：「女人从来不是男人掌权路上的阻碍，男人才是。自古多少帝王，都死在自己的疑心之下。对了，这药是徐太医配的，跟你喂给你心爱的诗诗喝的那碗药是一样的。」

皇帝死后，我去给和卿月上了一炷香，坐在她牌位前唠叨：你说得对，他从未爱过别人，他爱的只有他自己，以及他的明君

梦。他想做那个驱逐北戎，造福万世的明君，所以在你对他下毒迷晕先皇之际，又亲手喂给了她一碗致命毒药。

而我也说过，我陈玉仙的尊荣，从来不需要男人给予，更何况是一个不爱我的男人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助手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